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阴阳斗 双灯记 萤窗清玩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3辑〕

萤窗清玩·阴阳斗·双灯记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萤窗清玩/ (清) 不题撰人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3 2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. 第3辑/陈余齐主编)

ISBN 7-5034-1323-9

I. 萤… II. 不… III. 传奇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6517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: 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 384 字数: 9600 千字:

版 次: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89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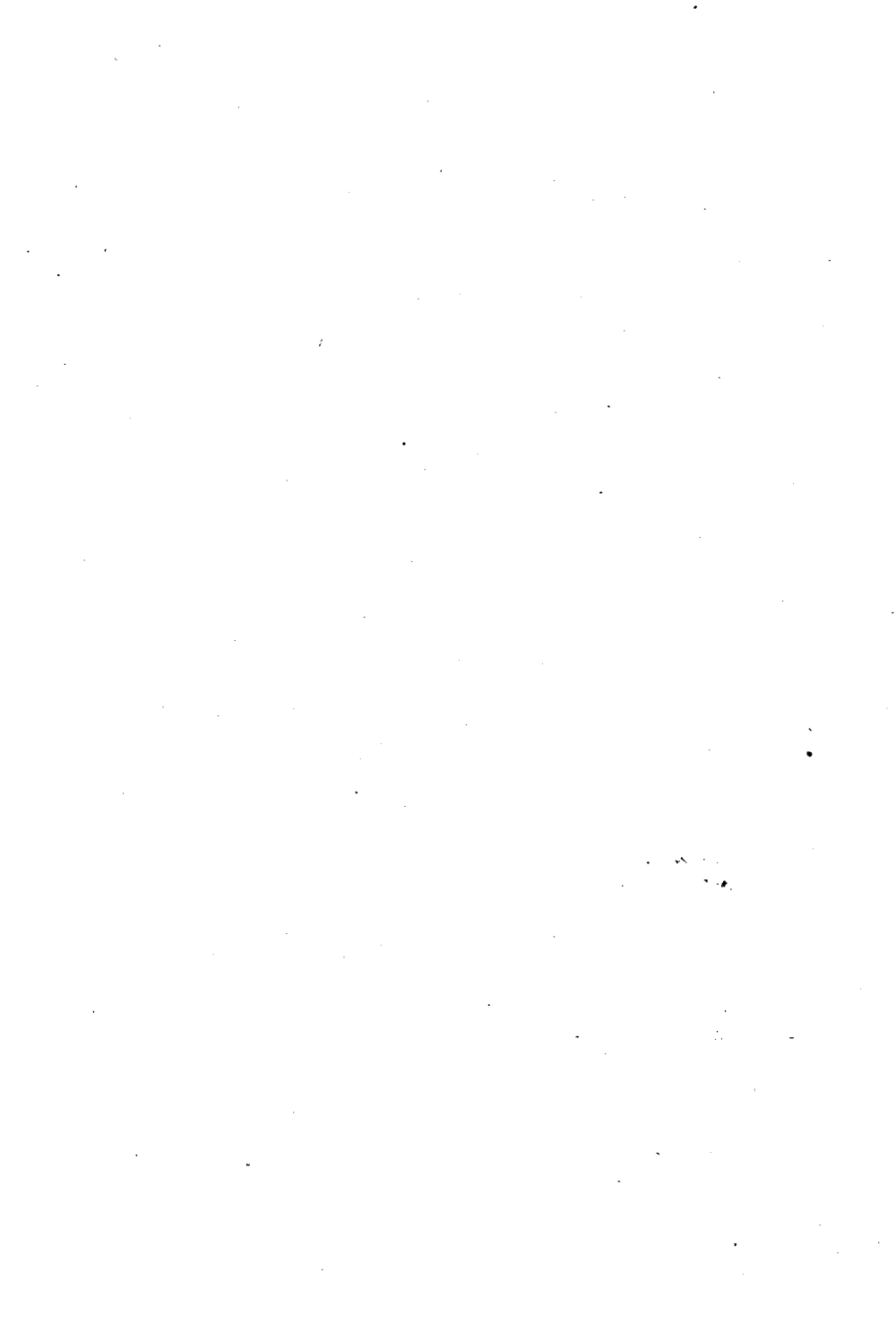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目 录

第 1 卷	连理枝	(1)
第 2 卷	玉管笔	(67)
第 3 卷	游春梦	(123)
第 4 卷	碧玉箫	(174)

螢窗清玩

清・不題撰人



第 1 卷

连理枝

词曰：

而今细说鸳鸯谱，一字情千缕。楚馆秦楼，洛浦天台，快活真如许。个中莫问关情处，诉出花将语。才子佳人，富贵功名，好事传千古。

——调寄仄韵《少年游》

天地而生一秀士，生一佳人，奇矣。天地而生一秀士，必生一佳人；生一佳人，必生一秀士，又奇矣。天地而生一秀士佳人，必予之以才情，联之以缘分更奇矣。天地而生一秀士佳人，必增之以智力，险之以功名，可谓奇外之奇矣。如今录及宋初一段奇事，真是天地捏造，造物逞才，可为千古秀士佳人同声称快。

昔宋太祖代周而兴，奄有九有，平南定北，混一江山，特以英雄割据之余，骤难扫荡。黄巾丑类，蚁聚蜂屯，以故操觚染翰之人，犹且佩剑弛弓，思建殊勋于帝室也。其时有一宦者，姓李讳英，字粲之，山东之莱州人也。娶妻金氏，贤而慧，早卒。李公义守不续，仅遗一怀抱孤儿，年甫三岁。一日，为侍婢抱出门前，遇一相士，指曰：“此儿乃将相器。”及李公登进士第，出莅太仓。甫抵官，值崇明县青龙港水患，漂没民居。公忧且忖思曰：“吾闻地多水患者，必多水精。崇明，吾属下也，安可不救。”遂乘马往崇明，登高遍望，数其港口，约十余处。乃命石工造成十石犀，每港口立一犀，以厌水精。盖犀能辟水，以石为之，石固土精，又可克水。自是水不复浸。闻之于朝，改迁松江府尹。时其子年□岁，因取名水平，志其功也。喜水平生得质性

聪明，丰姿俊爽，不烦教诲，日诵万言。虽少小髫龄，却有风光霁月襟怀，海阔天高意量。以故，缙绅耆宿，每来携以偕游。登名山，访古迹，试以诗赋，倚马可成。或以饽饵瓜果啖他，他则即物赋诗，以谢嘉惠；或以幽义奥旨相质难，他则舌如利剑，口若悬河，雄辩高谈，动惊四座。虽李泌早慧，刘晏天聪，不特无此雄才，并亦无此雅度。

一日，李公与客燕坐。客有归班侍郎桃之春、学士张邦直、司勋苏刚、进士王瑞、刘庄诸公在焉。时李公思刻公堂楹联，呈诸公制稿。诸公谦让未就，忽水平侍侧，从容进曰：“此联无烦诸公思索，昔孔孟二夫子，已制有了。”李公顾叱曰：“蠢才，焉敢放肆！”诸客曰：“令郎博洽多才，当必别有见识，何妨说来一听。”水平曰：“此联是孔子起联头，孟子结联尾，人人晓得，不消小子说了。”诸客听得，相顾疑惑，俱道：“实实未晓得来。孔孟既不同时，又不同事，怎又同做公堂首对？即就孔子摄鲁相，孟子为齐卿，也未闻有甚公堂对联。”水平曰：“诸公既不肯说，待小子说来，以资一笑。那孔子起的联头是‘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。’孟子结的联尾是：‘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’此非齐齐整整的为官对联么。”诸公听了，齐声叫好。都道：“即此便是现成绝对，不必别寻了。”李公亦点头微笑。

时庖人进膳至，桃侍郎笑谓水平曰：“我欲出四书一句请对，限以四书对之，但莫怪唐突盛情了。我出‘沽酒市脯’四字。”水平曰：“不过‘蔬食菜羹’耳，有何盛情。”苏司勋曰：“这四字对得有情。我亦有一句请对：‘惟酒无量。’”水平曰：“如水益深。”张学士曰：“这等句平淡无奇，故他易对。我用叠字法出句：‘源泉混混。’”平曰：“此亦易耳，用维石严严。”刘进士曰：“我依此法出：尚见帝帝。”平曰：“可对将朝王王。”苏司勋喜曰：“此四字对得工巧绝伦，我出句：无耻之耻。”水平曰：“可对：知和而和。”王进士曰：“我又用叠句法出：兼所爱兼所爱。”

平对曰：“居之安居之安。”刘进士曰：“我出恶得为恭俭恭俭。”平笑曰：“此孟子已自对有了。此之谓、寇仇寇仇。”张学士曰：“我出个古人用字武子。”平曰：“可对滕文公。”桃侍郎曰：“止三字耳，对得何等工稳。我用古人名出句，叠字法。太王王季。”平曰：“此句人人晓得，可以曾子子思对之。”刘进士曰：“我亦用古人出句，隔只叠字法：微子微仲。”平曰：“季随季骕。”王进士曰：“再用古人出句，异样叠字法：时子因陈子。”平曰：“物不孤生，语不独说，既有那句，自然必有这句。可对周公谓鲁公。但四书中古人，可对者甚繁。如葛伯、叶公、子夏、景春、西子、南容、王孙贾、公子荆、王子垫、公孙朝等，岂能枚举，虽对得，不足奇也。”王进士笑曰：“我想个四书所无者难难他，用同类字边法，出江淮河汉四字。”张学士笑曰：“此句果然出得新颖，看他如何对？”水平亦笑曰：“对句虽有，未知袒裼裸裎四字，可合尊意否？”苏司勋拍掌笑曰：“妙绝，恰好这四个字，也是一样字边，对得的当工稳，可谓因难见巧。愚还有四个字，是虎豹犀象，此系山族之物，限以水族对，何如？”平笑曰：“若限水族对，越发撞着会稿矣。鼋鼉蛟龙，不知好否？”张学士曰：“我还想有三句隔只叠字法，未知可对得？”水平曰：“得与不得，说来请教也可。”张学士曰：“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。”桃侍郎摇头曰：“六句共十二字却隔以六个也字，四书实实无此格了。”李公亦曰：“这未免苦人所难了。”众人都道：“要他于四书中别寻此等句法来对，这是万万不能的，不若任从他书寻几句来对罢。”张学士曰：“他必别有意思，何必过虑。况他曾说，有那一句，自必有这句作对，岂此句便对不得的。”水平曰：“这十二字，委实难对。”时众人都替他告免，水平忽拊掌曰：“有了，请诸公听听，我用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，可对得否？”众人皆齐声称：“妙，难得此六个之字，对得凑巧，可称绝对。”李公亦心焉喜之。桃侍郎曰：“还有四书集句一首，敢请对

成？”水平曰：“愿请教。”桃侍郎出对曰：

有童子，不虑而知，诵其诗，读其书，博学于文，甚矣，后生可畏。

水平曰：“小子何知，不敢当此盛赞。敢不恭对，以助一笑。蠡测管窥，所不免也。”

惟大人，既明且哲，治则进，乱则退，从容中道，诚哉，仁者不忧。

诸公听毕，都道：“集成句，难得如此浑成，语语如自己出，尤各各妙有针对。”水平曰：“草草应酬，何足挂齿。”李公亦暗地喜悦，但发冷笑而已。桃侍郎顾谓李公曰：“观令郎少小孩提，英气逼人，奇姿焕发，性灵天亶，直迈老成，真所谓取青紫如拾芥者也。异日状元宰相，岂过分哉。”苏司勋亦曰：“古来神童早慧，代不乏人。然虽有令郎之博学奇才，而却无令郎之雅量伟志，宁馨儿知其非池中物也。”李公曰：“小畜无知，尊前放肆，不蒙嗔责，已出万幸，何敢当诸公盛称。”张学士曰：“令郎聪明冠世，器量包天，诸公之言，诚非过誉。”王刘二进士，亦称赞不已。李公曰：“小畜蠢钝，固不堪言。诸公若以其可教而辱教之，俾苍蝇得赴骥尾，亦未始非小畜之幸也。”侍郎曰：“令郎平时可常诵习否？”李公曰：“小弟禄薄官贫，兼以童稚未暗，尚未遣师教诲，每日亦即闲散无拘，听其作辍而已。”桃侍郎曰：“此却不难，寒舍旧有馆师，教训小顽，并及小女，师系本郡杨清。此人博学多才，曾举孝廉，堪为令郎入门一助。何不就屈令郎大驾，到彼一游耶。”李公曰：“凤囿龙池，岂容俗物打搅。兄既有此盛意，尚容小弟三思。”水平在旁曰：“名师益友规劝切磋，此诚美事盛情。兼以年伯栽培，诸公赞劝，不可却也。”李公曰：“既如此，贤兄盛情厚德，容异日伸谢可也。”桃公大喜，约定进馆吉日，方同诸公作别散回。

原来桃公住于府西之紫溪村，离城不过数里。公旧任兵部侍

郎之职，因以天下鼎沸，世事瓦解，遂与张苏诸公解印回家。后闻太祖登极，乃以手加额曰：“吾徒始见天日矣。其正配王氏，生下一女，名碧仙，年七岁。一子，名梦红，年五岁。俱是颖悟异常，性由天纵，而碧仙尤极英敏乖巧，美丽如仙。公与夫人抚爱而珍惜之，有若异宝。是年正在遣师教诲，姊弟两人，遂读书于麟凤轩。日诵千篇，而腹笥殷富。”

是夜，桃公以水平来学，故告知夫人，夫人甚是喜悦。届期，水平乘轿而至。先参圣毕，然后拜杨孝廉，以及桃公，并碧仙、梦红依次相见，三人握手，如平生欢。才命坐，适有侍婢至，说夫人请见公子。水平曰：“本待拜谒，何烦见召。”乃随婢入到后庭，拜见王氏夫人，夫人亦敛衽答拜。因见水平礼数步趋，温文尔雅，暗暗称羨。乃曰：“久闻公子年少老成，天分卓越，今日一见，可谓名不虚传。但不知曾读几年诗书？”水平曰：“能言即诵，至今已四年了。”夫人抚其背而加之膝。适碧仙入，又加之右膝。夫人顾谓左右曰：“生子当如李公子，若梦红辈，直鳅鱼耳。”水平曰：“令郎吞并经史，及蠹鱼，非鳅鱼也。”夫人曰：“经史岂可妄谈。吾向读书，曾有素所未解之案，请公子一裁。昔夷齐，耻食周粟，隐首阳山，采薇而食，又不与人工交接，不知他的采薇歌，何由传出人间来？真令人不可解。”水平曰：“那时却有一人听得。”夫人曰：“是何人听得？”水平曰：“是一采苓人听得。诗不云乎，采苓采苓，首阳之巔。大约就是此人听闻了。”夫人点头微笑曰：“急智辨来，虽属戏语，却唤醒后人多少愚梦。”在旁侍婢，亦俱解颐。碧仙曰：“此固近理，但按古书所载，谓夷齐隐首阳，而却周粟，兴歌采薇，途遇一妇，问曰：‘二子何往？’夷齐答曰：‘吾耻食周粟，欲往采薇耳。’妇曰：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土既周之土，则薇亦周之薇也，恶可食。’于是，夷齐遂饿而死。由是观之，则采薇之歌，其殆此妇听来乎？”水平笑曰：“小姐多读未见之书，当必有确凿之论。”

若所云者，特戏言耳。”夫人大喜，命侍婢取一玉麒麟赏之。水平系于纽上，拜谢而出。

及晚，桃公备盛席，以享水平。酒甫数巡，平即推醉。桃公曰：“公子雅有海量，何不赏光。”水平曰：“主人盛情，将奈小生腹无酒蟹，不能饮了。”碧仙停杯曰：“此却何说，到要请教。”平曰：“大凡善嗜酒者，腹中必有酒蟹，以消化之。初生时尚小，日后渐嗜而渐大，故其人愈饮而愈多，实非别有酒量也。推之善嗜肉者，其腹必有肉鼠，好嗜鱼者，其腹必有腥虫。那腥虫长数尺，出可盈斗，有则奇疾生焉。至于嗜茶者，其腹必有茶精。那茶精形如牛脾，口目俱具，每饮茶，则茶精纳之，故不饮则致病。小生浅见则如此，不知可合否？”碧仙曰：“公子博览群书，故有此奇闻异见。虽茂先《博物》，子年《拾遗》，未之详也。”杨孝廉曰：“多学而识，名不虚传。金马玉堂，拭目可俟。”水平曰：“学生陋陋寡闻，得窥门墙，只聆教益，实出万幸，至老师如此过许，学生岂能当之。”孝廉倍加敬爱。

自后，水平、碧仙、梦红三人，合志同心，殚精力学，自诗书经传，诸子百家，地理天文，无不洞悉。一连读至十二岁，梦红亦十岁矣。一日杨孝廉谓桃公曰：“三子功穿经史，学究天人，工夫至此，所谓青胜于蓝矣。今后但须养其德性，活其真机，玩物适情，以移其气，迨至临场，握笔自然，挥洒汪洋，取功名如拾芥也。”桃公点头曰：“存养省察，原是要着。”自后全无拘束，任其自适。或游戏月下，或谈笑花间，少无嫌疑，宛如好友。

一日，水平与碧仙游于醉春园，赏积石池之并蒂莲。倚栏并立，接耳闲谈。仙注视并蒂莲花，不觉微笑。平曰：“小姐何笑？”仙曰：“吾爱此花之多情耳。”平曰：“果然匀红并艳，意态撩人，真不啻才子佳人，倚肩并坐矣。”仙叹声曰：“物类有情，诚非虚语。即如连理树、并蒂花、同心兰、相思竹、比翼鸟、比目鱼、翡翠、凤凰、鸳鸯、蛱蝶等，莫不缠绵固结，终始不离，

人奈何独厚其生，而情不能如物耶！”水平曰：“情之于人，贵乎善用，亦冀其可用。甚或误其情，而所从非偶；薄其情，而有始无终；纵其情，而放荡不羁；矫其情，而矜已绝俗。此固不足以深论，至欲致情，而无可致之术，欲钟情而无可钟之人，徒太息于才美之难逢，搔首而叹彼苍之过吝。斯诚吾徒恨事也。小姐此言，可胜浩叹。”碧仙曰：“物不孤生，花不独发，天地既生有第一的奇男子，必生有第一的妙佳人，或相隔于千里万里之天，或相聚于一室一隅之地，迨至情孚福到，自然如针引线，曲就良缘，斯固造物之成心，而亦鬼神所注目也。”水平曰：“诚如斯言，则小姐异日，必配第一的奇男子矣。”仙曰：“公子异日，亦必配第一的妙佳人矣。”两下相顾微笑。忽有双鸳鸯，从叶底引颈而出，随波鼓翼，飞舞翩然。平靠着碧仙香肩观之。仙看到会意处，不觉以扇击栏，低声漫漫而歌曰：

鸳鸯鸟，鸳鸯鸟，文采风流娇且小。天然佳偶长相随，
双舞双栖碧沙沼。

歌声滴滴，如啭黄鹂。平听得意兴清狂，抚其背曰：“吾二人得如此鸟足矣。”碧仙羞得脸红，转面忍笑。须臾，日景停午，粉汗俱流，平以巾拭碧仙脸。展视之，见汗汁色若桃花，芬香透鼻。惊喜曰：“昔人谓杨妃汗红而香，今见小姐始信。”碧仙曰：“夏日可畏，一至于此。”遂携手随柳乘凉而归。

次日午后，水平苦热，独避暑于牡丹亭。倚花徘徊，悄然而立。见群蝶戏舞，注目观之。忽有人在背后，以扇击其肩曰：“对花乘风，此等佳趣，怎么自家受用，却不邀我一游耶？”水平惊顾视之，乃碧仙也。因笑曰：“偶然至此，非敢相违。”仙见其手拈花枝，遂吟曰：

绝世一名花，何时落君手？

君意即看花，那知花颜瘦。

水平曰：“花颜之瘦，吾非不知特花不肯解语耳。”适有一

蝶，飘然至前，平亦指吟曰：

嗟尔缺蝶，花下独徘徊。

纵有寻春意，花心恨不开。

碧仙微笑曰：“花心开不开，待其时耳，花又岂能自主。”水平曰：“时固宜待，但若至春酣花发之时，未知肯怜此蝶无枝可栖否耶？”碧仙曰：“蝶自蝶，花自花，既不相干，何怜之有。”平曰：“小姐之言差矣。夫蝶者，飞虫之美；花者，植物之奇。造物既厚其生，斯世宜珍其品；使名花而落狂蜂之手，好蝶而栖野草之枝，而始怨大造之不仁，故使姻缘之颠倒，斯亦悔之已晚矣。”碧仙曰：“事纵由天，岂能相强。”平默然良久曰：“然则小姐独无愿望之人耶？”仙摇头曰：“无之无之。”平又默然良久曰：“我等一般幼小，尔何太不晓事。”仙曰：“尔固晓事，但不知愿望何人？”平曰：“吾所愿望者，比飞燕少肥，比玉环少瘦，才高苏蕙，色绝夸娥，若得他结个同心，共成佳偶，则三生之愿足矣。”仙听得玉面含羞，背面暗笑。平曰：“今日园林沉寂，何不一吐心腹。”仙曰：“人非草木，孰无是心。君既见询，定当告诉。”说讫，迟徊不语。平固请问，仙欲言不言者久之，然后，附耳低谈，胡说几句。水平侧耳而听，却又不闻。忽攒眉曰：“说又不说，怎么含糊吞吐，令人听不分晓。”仙乃曰：“如此，即得尽情相剖了。吾之所愿望者，愿得会弹琴、会饮酒、会写字、会吟诗，则今生之愿足矣。”水平叹声曰：“恁持重说来，我道是愿望甚么，却想出这没要紧的事业，得不令人恼煞。”碧仙曰：“此外还有甚么要紧。”水平低声曰：“人生世上，五伦为第一着。五伦又以夫妇为第一着，夫妇又以择配为第一着。为小姐计者，当思选秀士，拣才郎，并蒂同心，以成千秋之佳偶。倘少差一念，致误终身怨偶，到头悔之晚矣。”仙曰：“吾不嫁人，有何怨偶？”平曰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圣训在昔，小姐焉能外之。”仙微笑曰：“天上有玉女，地下有碧仙，若劝得玉女从夫，

方劝得碧仙愿嫁。”水平再欲进言，忽隔花有婢女声，即得匆匆散去，水平自是，眷念碧仙不已。

不觉三冬聿度，交到初春。好鸟吹箫，名花献锦，醉春园内，红绿齐芳。桃侍郎前于隆冬，颇患寒疾。至是风和日丽，自觉神气俱清。乃于二月花朝，邀约李公、张学士、苏司勋并诸缙绅等，饮酒于醉春园，作竟日之乐。先是李公举觞，具称杨孝廉教诲之德，并桃侍郎培植之恩。二公谦退不已。杨教廉曰：“令郎性由天纵，才驾儒林，治生学问粗疏，妄以木锥刻玉，殊觉惭愧惭愧。”适水平手执柳枝，从牡丹亭而来。张学士呼而问之曰：“汝所执者，杨枝乎？柳枝乎？”平对曰：“此柳枝也。”张学士曰：“何以辨之？”平曰：“大者杨，小者柳。杨秉阳之性，故叶之向上者为杨，柳秉阴之性，故叶之向下者为柳。”张公点头曰：“此诚然也。然吾见世之男女送行，朋友饯别，往往折柳相赠，此何义也？”平曰：“以小子愚见，大约以柳木易生，随处生长。凡人之去乡，正如柳之离干去乡者，望其随处皆安，正如离干者亦可随地皆活。故为是祝愿耳。”苏司勋曰：“天下之木，皆本天生。而柳独列于二十八宿之位，何也？”水平曰：“柳乃寄根于天，倒插斜栽，无不可活。其絮飞漫天地，沾沙著土，亦无不生。盖其得木精之盛，而到处畅达其生理者也。其光芒安得不透着天汉，列于维垣哉。”苏公点头曰：“如此辩论，乃是格物穷理之论。尤有一说相问：古今人皆以萱草谕母，不知何所证据？”平曰：“萱音同援，援草即晋稽康所论忘忧草也。诗云，‘焉得援草，言树之背’。背北堂也，按婚礼，北堂为妇洗之所。故后世相沿，以北堂谓母，而有萱堂之称。细考经文，殊属无谓。若唐人堂阶萱草之诗，乃谓母思其子，有忧无欢，虽有忘忧之草，亦如不见，非以萱比母也。”说讫，又曰：“愚尝见医书，谓萱草一名宜男，以萱谕母，义或本此。”诸公点头称是。

桃公方欲劝酒，忽见碧仙逐一流莺，穿花拂柳，娇憨躲闪，

不敢近前，乃谓曰：“今日在座诸公，俱系通家伯叔，吾儿何须退避。”碧仙应声近前，欠身而坐，须臾，酒行三献，肴及羊膏。张学士曰：“羊有跪乳之礼，德行可加，理宜勿食。”桃公曰：“不然，羊性劣而小力，所谓用无可，而观无可观者也。非祭祀宴享，何以畜之。”有缙绅徐品端曰：“吾见史称，晋武帝平吴之后，荒于酒色，宫中乘羊车，任其适而幸之。宫人望幸者，多以盐汁洒地，竹叶插户，冀欲引羊。据此想来，则羊尚可驾车矣。”桃公曰：“羊车之事，吾素深疑。焉有狼劣之羊，而能驾车者。史书所云，必有所指。”碧仙听得，低头微笑。苏司勋曰：“才女何故哂笑，得毋别有高见否？”仙正色曰：“女流浅见寡闻，何敢与论史册。但尝考《隋书舆服志》，所云羊车，一名犂车，其制如轺车，金宝饰，紫锦幃，朱丝网，以女童二十人，皆梳两髻，服青衣驭之，以出自护军羊琇所造，故名羊车，非真以羊驾车也。插竹洒盐，岂非附会其说欤。”诸公咸叹其高见。苏司勋立意难他，乃问曰：“俗云，仪狄造酒，未知是否？”仙曰：“按造酒，乃土皇，非仪狄也。”苏曰：“世之云杜康，又何人耶？”仙曰：“杜康乃土皇讹音，盖世人传说之误耳。”苏曰：“古人谓饮茶始自三国，不知可是？”仙曰：“按吴志韦曜传，言孙皓饮群臣酒，期以七升。曜不能饮，以茶代之。以此为饮茶之证，非也。尝阅《飞燕别传》，言成帝既崩，后一夕寝中惊啼，侍儿呼问方觉，乃言曰，吾梦中见帝，帝命赐坐进茶。据此，则西汉已有啜茶之说，非始于吴也。或又曰，诗谓：‘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’。荼即茶也。据此，则前古先有啜茶之说，又非始于汉也。”徐品端曰：“才女论古有识，愚有一说，愿得其详。昔虞舜崩于苍梧之野，尧二女哭舜而沉诸湘，后在湘水为神。人咸谓湘君为娥皇，湘夫人为女英，其说未知是否？”仙曰：“湘神自湘神，帝女自帝女，焉可诬也。即考路史所载，亦谓湘神为舜二女，非尧二女也。”徐曰：“舜亦有二女乎？愿闻其名。”仙曰：“按《山海